

青春文学 长篇小说

一颗历经修炼的爱情果

无花果

周晓露◎著

父母是否相爱，决定着孩子的一生。然而，幸福的婚姻需要爱情之外的另一种纽带，它不是孩子，不是金钱，而是精神上的共同成长。

无花果

周晓露◎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花果 / 周晓露 著. — 北京:九州出版社,
2017.4

ISBN 978-7-5108-5298-5

I. ①无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1109 号

无花果

作 者	周晓露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5
字 数	12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5298-5
定 价	35.00

★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★



作者简介

周晓露，笔名梦露，合肥人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：长篇小说《跨过青春这道坎》《永不疲惫》《无花果》。

笔者始终倡导女人应该多些温柔，男人应该用一颗珍爱的心爱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她是开肠破肚为你生孩子的恩人。

内容简介

北漂青年们怀揣着与命运抗衡的倔强，在城市的物质世界里，他们的梦想面对冰冷的现实一次次破灭。主人公金宝作为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，他是如何用智慧和毅力实现梦想，去诠释男人的爱与责任？然而降临了一场不亚于意外的灾难，又是怎样修炼他最缠绵、最魂牵的爱情果……

责任编辑：石增银
特约编辑：杜哲黄娜刘娜晏子
装帧设计：清风

一颗历经修炼的
爱情果



金宝漫步在北都的雨夜里,对前途感到一片迷茫。

夜色很美,细细的雨丝在华灯的照映下显得分外柔和,仿佛一种梦境。行人们有的脚步匆匆,有的在色彩斑斓的雨中散步,显得漫不经心,但金宝知道这一切好像都不属于他。

虽然他是大本学历,但由于所学专业冷门,所以这一类毕业生的就业率往往很低,甚至不如技校毕业的特长生,再加上脚背的烫伤已经花去了他将近一个月的工资,使他的经济状况格外窘迫。

他一直想换一个高收入的工作,但在这竞争激烈的都市里又谈何容易,那种所谓底层者创业成功的事例,大概也只是一种用来宣传的奇迹。

雨下的有些大了,他抬头望望天空,决定回宿舍睡觉。

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,但这间拥挤的宿舍里,仍然有人在谈笑风生,这帮 80 后的光棍儿们在吃着烤串,喝着二锅头,叽叽喳喳地谈论着怎样才能找到女友。一见金宝回来,屋里“轰”的一声,大家全笑了。

一个外号叫“大龅牙”的室友左手端着酒杯,用拿着烤串的右手戳着金宝的鼻子大声问:“金宝,是不是又和哪位姑娘勾搭





上了？”

大伙儿一听全来了精神，“嗷嗷”叫着说：“快说快说，都干什么了？要不大下雨天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金宝只是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摘下挂在床头上的毛巾狠狠地擦了一把脸，对着已经喝得半醉的室友们翻了翻白眼，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。

大伙儿愣了一下，不甘心地继续追问：“是不是刚才犯贱被人家抽了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不像是挨抽，脸上没有手印呀！”

又一个说：“没抽脸，是不是抽屁股了？”

大龇牙咧着嘴说：“别瞎闹了，人家城里的女友就是再任性也不会抽他啊！”

屋里又是一片哄笑声。

孙坚算是金宝最好的室友了，他端起半瓶二锅头给每个人又斟满了酒，然后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说：“行了，安静安静吧，没看见大宝心里不痛快吗？”

说着，他拿起一串烤羊鞭递给金宝，笑着说：“大宝，大宝，这个只有你才能用得上，快补补！”

为了缓和气氛，他又用亲热的口吻说：“‘嫂子’长得真漂亮，哪天将她带来让我们认识认识，以后好给我们介绍女朋友呀！”

金宝看了看孙坚，道：“我算是看透了这帮人，一点儿上进心也没有，只知道吃喝，实在让人瞧不起。”

说完，拽过一床被子躺下了。

他摸着脚上的烫伤，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痂，那种痒胀感不

时地向他袭来，他一边挠，一边在心里痛骂：一切都是人穷惹的祸呀……

那天，他拿到老板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，兴奋之余，想讨好讨好女友，便拉着她去了金孔雀服装城。

女友看上了一套时尚的连衣裙，但价格高得有些离谱。

金宝在心里算了算：这一件买下来，至少要花去他半个月的工资。这一算让他很心疼，便和老板娘砍起了价。

女友看他和对方你来我往地砍价，脸就耷拉了下来。

老板娘看出了他女友的心思，怎么也不肯松口。

金宝看到老板娘态度坚决，就连哄带劝地拉着女友往外走，说：“前面还有一个店，衣服肯定比这儿好，咱们去那儿吧。”

废了半天劲，衣服还没有卖出去，老板娘落了一肚子闷气，冲着他俩的背影“呸”了一口嚷道：“真晦气！大清早就遇到了一个穷鬼，以后买不起就别来！”

这句话可触犯了金宝的底线，他最怕的就是别人笑话他穷，他有富三代血统，并一直以此为荣，也是因为是在新女友的面前，他丢不起这个脸。

金宝红着脸返回身和老板娘吵了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周围就围了一圈儿人，不停地窃窃私语，金宝觉得别人是在笑话他，心里的火一下顶了上来，他猛地掏出包中三个月的工资，在老板娘面前晃悠着吼：“喂！见过这样的穷鬼嘛？！”

说着，他又“啪、啪、啪”地拍打着钞票，藐视地说：“你们这些实体店怎么能不灭亡呀？价格离谱，态度恶劣！你看人家淘宝，不仅价





格便宜,还一个礼拜无理由退……”

没等金宝说完,老板娘就涨红了脸,指着金宝骂道:“你这人说话太损了吧,谁做生意都不容易,你买不起还嘴贱,真少见你这种人,臭不要脸!”

话音刚落,金宝就愤怒地冲到老板娘面前大声吼:“你说谁呢?我看你才不要脸呢!”

老板娘指着金宝的鼻子怒目相向:“你再说一句!你再说一句!!”

金宝满脸不屑:“我说你了,怎么着?不要脸,臭不要脸!”

老板娘的脸气得煞白,她抄起腰包就向金宝身上砸了过去。

谁知金宝一个躲闪,一下打翻了桌子上的暖水壶,一股滚烫的开水浇在金宝的脚背上。

金宝“哎呀”惨叫了一声,瞬间脚背就起了一个大大的水泡。

老板娘愣住了,她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如此鲁莽,竟然和顾客动起了手,还使人受了伤,她知道这样一来不仅面临着高额的赔偿,还要受管理层的重罚呀!

她越想越害怕,一屁股瘫坐在地上,嚎啕大哭起来:“老弟呀,实在对不起你,我马晓云可算栽倒在马云的手里了,我们一家老小千里迢迢从四川来到这里,就指望这个小店赚钱吃饭呢,没想到这么倒霉,之前生意那么红火,现在却被马云搞的什么淘宝给掏空了呀!”

马晓云抹着眼泪,悔恨不已地说:“可我还交了三年的房租呀,你说我是干,还是不干呢?这不都是淘宝害的嘛!大清早的,你就和我提它……”

金宝太了解这种窘迫了,前三个月,他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,

不能给妈妈寄钱，她老人家只能吃青菜白饭，那种压力简直快使人抑郁了，现在自己好歹每个月还能挣点钱……

想着想着，金宝对她同情了起来，觉得只有放弃赔偿，他的心才能舒坦一些，只当是上帝给他这种死要面子的男人一个教训吧。

这时，老板娘停止了哭声，慢慢站了起来，打开腰包，掏出了一叠散钞，诚恳地说：“亲弟，亲妹，姐真诚地向你们道歉了！”

说着，马晓云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又将钱全部塞到了金宝的手中。

金宝的心颤抖了一下，他紧盯着这叠厚厚的钞票，心想：如果我收下了，治疗费就不用自己掏腰包了，可是，人家过得比自己更煎熬啊，他犹豫了起来。

这时，金宝的女友愤怒地吼道：“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人，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怨气洒在别人身上？把我老公烫成这样，这点钱，你是哄孩子吗？我要报警，追究你的法律责任！”

说完，她就拨打了110。

老板娘哆嗦起来，恳求道：“好妹妹，一切都好商量，你可千万不能报警呀！”

金宝的女友怒吼了起来：“呵呵！现在装乖了？我偏报警！偏要！偏要！”

此刻，金宝的心软了下来，他在心里嘀咕：人家可交了三年的房租呀！

老板娘仍然向金宝的女友苦苦哀求道：“妹，全是姐的错，姐就是去借高利贷，我都全赔偿，只求你不要报警，因为我是家中的独生女，妈妈常年有病，双胞胎儿子也才一岁多，他们一天也离不开



我呀！”

金宝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他也是独生子，非常了解对父辈的那种责任，更何况人家还有一对双胞胎呢，所以他决定放弃赔偿。

他一声不吭地将这叠钱塞回她的腰包里，同情地说：“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和孩子吧，这钱我不要了！”

说着，他拖着女友就向门外走去。

老板娘已经激动得泪流满面，她一把抓过那件连衣裙，飞快地追了出去，喊道：“弟弟，这件衣服就算姐送给弟妹的礼物！”

金宝摆摆手，拉着不依不饶的女友离开了。

此刻，他摸着这块坚硬的痂，心里也有一份感触：现在是互联网的拐点，好多商贩都面临着改弦更张，大家生存的都不容易，如果那天自己要多些涵养，我这样的帅哥也不会落下今天的疤痕了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人啊，无论到哪里都要与人为善，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在为自己。”

金宝明白，在这座喧闹的城市里，尽管他拼尽全身的力气，也逃不出租房的命运，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富家女友在这次纠纷中，还亲切地叫他“老公”，所以她才是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希望！

金宝是一位出生在农村的富三代。他的祖上拥有治疗肝炎的祖传秘方，疗效极好，相邻两个省的患者，很多都会慕名前来就医。

不过，他的命运不好，八岁时父亲得了食道癌，这场病几乎花去了家中所有的积蓄，在他临终前，一再交代儿子要将秘方继承下

去,并给他起了一个“金宝”的名字,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家业,财源广进。

祖传人不在,生源也就断了,他的母亲只能依靠种地将他养大。

金宝的母亲一直未嫁,把心思全部扑在儿子的身上,天天盼望他能够考上首都医学院,完成他爸爸的遗愿。

结果天不遂人愿,金宝的分数不够,他只能成为省内一所重点农业大学的学生。

四年大学毕业了,金宝很想回老家在妈妈的身边工作,可是,他的家乡实在太穷,不仅环境落后,而且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施展才能的企业,金宝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。

古人云: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既然如此,他也只能以进为退了。即便他没有去过外省,即便他兜里只有一点微薄的路费,他还是揣着梦想登上了通往北都市的列车。

金宝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,他已经触摸到自己多年的梦想了。他没有忘记老乡在北都卖了十年煎饼,现在已经买房买车的事实,他更记得老乡的话:北都人厚道,热情,从来没有欺生排外的坏脾气,整座城市充满着温馨、和谐和宽容的魅力,吸引着各路神仙。

北都这座城市在金宝的印象里,是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,处处孕育着机遇和财富。

经过 24 个小时的长途跋涉,金宝终于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城市。





面对一张张朝气的面孔，一座座壮观的大楼，金宝无比兴奋，他认为只有这样国际化的大都市才是他金宝的用武之地。

第二天，他就揣着那张省内重点院校的文凭奔向人才市场。

他面试了十家单位，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，真是一层文凭，一层收入，一份技术，一份岗位；最后，他不得不放弃面子和虚荣，勉强在一家私人宠物医院当一名美容师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生活，金宝发现北都人为人豁达开朗，既顾人情面子，也比较仗义，很容易相处，即便是衣着不体面的外地人，也不会被他们歧视，并且热情、可亲，面对陌生人的问询，他们几乎都是清楚、详尽、和气且极具人情味儿地给予解答。

他们邻里之间简直亲密得像兄弟，往往能够对着一碗老豆腐，二两烧酒，慢喝细品，无话不谈，那神态，那气度，那派头，简直就像面对一桌满汉全席一样。

金宝已经深深地爱上这座温馨的城市了，他要在这座城市奋斗，更想在这座城市安个家。

可是，凭他的收入，就是攒上一辈子的积蓄，也不可能在本市买上一套住房。

但他知道自己拥有霍建华般的帅气，可以走个捷径：做个上门女婿。

他看遍了身边的女同事，虽然她们都很漂亮苗条，可都不是他的菜，因为他非本市女孩儿不娶。

金宝不得不来到缘分星空婚介所，认真地填写着自己的要求：

本市有独立住房的漂亮姑娘，年龄 26 岁以内（条件优越者可

以适当放宽)。

王老师选了几张女孩的照片,可金宝只扫了一眼,就沉默不语了。

从金宝潇洒的外形上,王老师不难看出,他是嫌弃人家姑娘长相太普通,只好又在资料中翻了半天,结果找来这样一张照片:姑娘的身材和气质都很不错,一头瀑布般的长发,白皙的瓜子脸上还有两个迷人的小酒窝。

金宝火辣辣的目光欣赏着姑娘美丽的面庞,仿佛已经和她展开了一场甜蜜的恋情,自己也成了她家一位令人羡慕的上门女婿,在这座自己酷爱的城市扎下了根。

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,微笑着说:“王老师,我看上了这位姑娘。”

可是王老师的神情却严肃了起来,说:“这个姑娘家境非常富裕,在本市有三套住房,父母就她一个独苗,想找个上门……”

王老师话没说完,金宝就激动地插了一句:“太好了!我们太适合了!放心,我金宝会做好上门女婿的!”

王老师又沉默了起来,像在思考着什么。

金宝迫不及待地追问:“王老师,你什么时候安排我们见面?”

王老师的回答有些意味深长,“但是,姑娘的一只耳朵有点残疾,变形的耳廓是向后折叠起来的,如果裸露出来是不太好看,不过,她有一头乌黑顺滑的长发能严严实实地将……”

瞬间,金宝收起了笑脸,气嘟嘟地打断了她的话,说:“本人虽然穷点儿,但我的条件您是能看到的,一米七八的身高,潇洒时尚的气质,走在人群中,那是有极高的回头率呢,最起码也要给我找





一个健全的姑娘吧？”

王老师又焦急地在资料库中找了半天，可相貌姣好，家庭优越的本市姑娘实在没有，她叹息着对金宝说：“那你等段时间再来，好吧？”

金宝很失落，他这颗缺爱的心一天都等不及了，恨不得明天就能和一位漂亮的本市姑娘来个闪婚，结束他漂泊的生涯。

他又抓起姑娘的照片，仔细端详着这张脸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这么美丽的女孩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缺陷，要不然和自己是多么般配呀。他在心里懊恼：阿宝啊阿宝，你今年的运势貌似不顺啊！他攥着照片瘫坐在沙发上，无奈地闭上双眼。

这时，一位操着本地口音的中年大妈带着一个帅哥走了进来，只听她用责怪的口吻说：“黄鹏，也太不让你妈省心了，你今年已经36岁了，再混下去就成小老头了，上次那个女孩不就是耳朵有点问题嘛，人家还有一头长发呢，再说，人家家境那么富有，怎么又不行呢？”

黄鹏烦躁地嚷着：“行呀，你跟她过呗！”

黄妈妈急了眼，甩手给了他一个巴掌，痛骂道：“你小子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孝敬呀？你张姨她们早就抱上孙子了，老妈现在简直和她们没有共同语言了。”

黄妈妈又迫切地询问王老师有没有再好点的女孩儿了，还悄悄地给王老师塞了一个大红包。

可是，黄鹏已经溜走了。